

全球化初期欧洲《行在图》源流考

邬银兰¹

【摘要】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所说的 Quinsai, 是汉语“行在”的音译, 指的是元代的杭州城。1572 年, 意大利人瓦莱奇(Francesco Valegio)根据马可·波罗的介绍, 绘制出了《行在都市图》, 描绘的是杭州城。在瓦莱奇的影响下, 欧洲随后出现了具有统一风格的《行在图》。但由于缺乏关于中国历史及地理的必要知识, 欧洲艺术家对“行在”的理解也各不相同。1638 年《梅里安顺天图》和 1657 年《梅里安南京图》, 虽然在标题上都说是描绘行在城的, 但实际上却分别表示想象中的明代北京城和南京城。内涵各异的《行在图》, 不仅反映了杭州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影响, 而且还折射出了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。

【关键词】 马可·波罗 行在 瓦莱奇 梅里安 约翰内斯

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(Marco Polo, 1254-1324 年)不仅到过杭州, 而且还首次向欧洲人介绍了杭州。他把杭州称为 Quinsai(又写作 Quinzay 等), 这是汉语“行在”的音译, 因为南宋定都杭州后, 将杭州称为“行在”或“行在所”,^①意为皇帝临时暂住的地方, 以表示收复北方故土的决心。15 世纪末, 迪亚士(Bartholmeu Dias, 约 1450 年-1500)、哥伦布(Christopher Columbus, 1452-1506 年)等通过海外探险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, 16、17 世纪, 是全球化的初期。^②这一时期, 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影响下, 欧洲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《行在图》。现在所知, 其源头是 1572 年出版的瓦莱奇《行在都市图》, 所描绘的是杭州城。不过, 随后出现的其他《行在图》, 其内涵则不断发生变化。1590 年《丹尼尔行在图》, 将行在城的地理位置推移到北纬 40 多度。1638 年《梅里安顺天图》和 1657 年《梅里安南京图》, 实际上分别表示想象中的明代北京城和南京城。因此, 不同版本的《行在图》, 其内涵是不同的, 并非都指杭州。遗憾的是, 迄今为止, 国外学者并未对这种《行在图》进行过研究, 国内只有周东华教授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讨论,^③但有些说法并不正确。本文根据西文文献, 对《行在图》的来源及演变过程进行一次系统的考察, 以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。

一、瓦莱奇《行在都市图》

1275 年, 马可·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元朝统治下的中国, 先后到过大都(北京)、扬州、杭州等地。1291 年, 马可·波罗从泉州启程,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返, 途经波斯, 于 1295 年回到意大利。1296 年, 马可·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亚那之间的战争, 结果被热亚那人俘获。在狱中, 马可·波罗向一位名叫鲁思梯切洛(Rustichello da Pisa)的作家讲述自己在东方的见闻。听者则把马可·波罗的口述内容用意大利北部流行的法语威尼斯混合语(Franco-Venetian)记载下来, 并将其整理成书,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(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)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问世后, 被广为传抄。目前已经发现的 1530 年之前的抄本共有 135 种之多, 包括 10 多种文字。^④在不断传抄的过程中, 有人还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加上了一些插图, 最为著名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抄本(编号为 Fr2810), 共有 84 幅彩色插图, 其中有一幅就是杭州城市图。不过, 1500 年之前欧洲人关于杭州城的插图,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, 也没有统一的名称。

16 世纪后半期, 欧洲开始出现具有统一风格的《行在图》。本人目前通过查考得知最早的源头, 是一幅拉丁文标题为《亚洲东

¹作者简介: 邬银兰, 意大利罗马大学语源、语言学与文学专业博士,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。宁波 315211

基金项目: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“绝学”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“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涉华拉丁文手稿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 19VJX043)的阶段性成果。

部的大都市行在城》(Quinzai Metropolis Asie Orientalis)的画作(以下简称为《行在都市图》,附图1),收录在意大利雕版画家、出版商瓦莱奇(Francesco Valegio)创作的《世界名城图汇集》(Raccolta di le piu illustri et famose citta di tutto il mondo)中,1572年在威尼斯用意大利文出版。瓦莱奇的这本《世界名城图汇集》,抓住每个城市的主要地理特征及标志性建筑物,以鸟瞰图的形式,全景式地展示了世界主要城市的风貌。⁽⁵⁾全书只有257幅城市图画(有几个城市配有多张图画),而没有专门介绍这些城市的文字页面。在这些城市图画中,绝大多数是西欧城市,也有大马士革、耶路撒冷、果阿等亚洲城市。中国城市图只有一幅,即这幅《行在都市图》。⁽⁶⁾



附图1, 瓦莱奇《行在都市图》



附图2,《塞凡行在图》

《行在都市图》下方,有拉丁文注文:“行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据马可·波罗的记载,行在如同威尼斯一样,建立在一个海湾旁边,距离 Bolisango 河的出海口很近;城里有1万2千座石桥,桥很高,所以大船也可以在桥下扬帆而过。”此处所说的

Bolisango, 应当是 Pulisanthin 的异写, 在波斯语中意为“石桥”, 指的是卢沟桥所在的桑干河。⁽⁷⁾这段注文, 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均可找到相应的说法。⁽⁸⁾因此, 这幅绘画无疑是瓦莱奇根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而绘制的。

不过, 这幅《行在都市图》的作者瓦莱奇既没有到过中国, 也缺乏关于中国的图像资料, 所以他只能按照欧洲城市的式样来进行想象。在这幅绘画中, 整个行在城四面环水, 城中最高的建筑是几座尖顶的教堂; 整个画面中最醒目的地标建筑, 就是城市上方的那座穹顶圆形建筑, 这完全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翻版; 甚至圣乔治马焦雷教堂、安康圣母教堂、总督府等威尼斯的标志性建筑, 也可以在这幅《行在都市图》中找到影子。行在城的四周, 湖水环绕, 湖中还有许多艘欧洲式风帆船在航行。图画上方, 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大河, 注入环城湖中。城市左侧, 有座桥梁连接着陆地, 城市右侧的一座桥梁虽然伸入湖中, 但并未与陆地相连。环城湖外侧的陆地, 都显得比较荒芜, 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。《行在都市图》下方, 则是通向大海的运河。运河出海口, 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堡垒, 堡垒之间还有一根拦江大铁链。左侧堡垒的地面上, 有门大炮正对着海口。

瓦莱奇《世界名城图汇集》中的《行在都市图》, 是目前所知最早的《行在图》。虽然在《世界名城图汇集》1599 年拉丁文简化版等版本中, 不仅省去了许多图画上的文字说明, 而且还省略了这幅《行在都市图》, 但这幅画作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中断, 反而派生出了其他形式的《行在图》。

二、《塞凡行在图》

瓦莱奇的《行在都市图》在意大利问世后, 很快传到欧洲其他国家。1575 年, 法国学者塞凡(André Thevet, 1516-1590 年)在巴黎出版的《宇宙志》(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)中, 收录了这幅画作。

塞凡出生在法国昂古莱姆(Angoulême), 年轻时在普瓦捷(Poitiers)和巴黎上过大学, 并且到君士坦丁堡、埃及、阿拉伯等地旅行过。1554 年, 他出版了关于一本关于地中海东部风土人情的著作。1555 年 11 月, 塞凡随同一支探险队抵达巴西, 但因病只逗留了 2 个多月, 于次年 1 月搭上了返回法国的帆船。1557 年, 他在法国出版了一部关于美洲的著作, 颇为畅销。塞凡后来因为出色的才华而在法国宫廷中任职, 包括先后担任亨利二世(1547-1559 年在位)、弗朗西斯二世(1559-1560 年在位)、查理九世(1560-1574 年在位)、亨利三世(1574-1589 年在位)的御用宇宙志专家(Cosmographe)。⁽⁹⁾1575 年, 塞凡出版了一部宇宙志著作, 书名就是《吾王钦命宇宙志专家塞凡所著宇宙志》(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d' Andre Thevet Cosmographe dv Roy)。我们下面将此书简称为《塞凡宇宙志》。

1406 年至 1410 年之间, 雅各波(Jacopo d' Angelo, 1360 - 1411 年)将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《地理学》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, 并且定名为《宇宙志》(Cosmographia)。⁽¹⁰⁾受此影响, 以《宇宙志》为题的著作不断出现。⁽¹¹⁾在塞凡时代, 比较著名的有德国学者明斯特(Sebastian Münster, 1488-1552 年)于 1544 年出版的《宇宙志》, 以及塞凡竞争者弗朗索(François de Belleforest, 1530-1583 年)于 1575 年出版的《宇宙志》。虽然这类《宇宙志》中都有一些世界地理及风土人情的插图, 但数量不多, 而且也没有关于行在等中国城市的插图。而《塞凡宇宙志》的一大特点, 就是插图丰富。此书在封面上就写明“本书配有大量插图”(Illustrée de diverses figures des choses)。《塞凡宇宙志》第一卷第 17 章和 18 章, 主要根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 介绍了鞑靼大汗统治下的行在城(Quinsay), ⁽¹²⁾并在第 17 章中配上了一幅行在图, 但没有图名, 我们姑且称其为《塞凡行在图》(附图 2)。

塞凡是学者, 但不是雕版画家。他在 1584 年出版的《古今名人画传》(Les vrais portraits et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grecz, latins et payens)中曾说过, 为了印制出精美的图像, “我不得不从佛兰德找来了我能挑选到的最好的雕版师, ……我可以自豪地说, 从我开始, 铜板印刷机也在巴黎流行起来了。”⁽¹³⁾因此, 《塞凡行在图》应当是某位不知名的雕版师根据瓦莱奇的《行在都市图》而制版的。不过, 这位雕版师也对《行在都市图》进行了一些修改, 主要表现在: 绘画上方的标题被删除了,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装饰用的卷轴状大幅飘带; 城市左侧连接陆地的桥梁消失了, 城市右侧那座原来不通陆地的桥梁, 反而与陆地连在一起了; 环城湖面上的帆船更多、更壮观; 城市中的建筑物更多、更密集; 环城大湖外侧本来荒芜的陆地, 变得生机勃勃, 并且出现

了几个高大的建筑物;出海口水流非常汹涌,出海口左右两侧的堡垒对调了位置。

《塞凡宇宙志》出版后,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,因为人们认为书中的许多内容已经过时、失实。⁽¹⁴⁾就行在部分而言,确实如此。这部著作问世时,元朝已经灭亡 200 多年了,葡萄牙人至少在 1513 年已经出现在广东沿海(1524-1548 年还在浙江双屿建立了东亚第一个贸易据点),⁽¹⁵⁾但此书不仅没有反映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新知识,反而因袭马可·波罗的说法,大谈蒙古人统治下的行在城布局合理,街道宽广,桥梁众多,河道畅通,生活舒适,守卫严密,等等。⁽¹⁶⁾

1611 年,梅杰瑟(Hieronymum Megiserum, 1554-1619 年)翻译的德文版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在莱比锡出版。该书行在部分,配有一幅插图。⁽¹⁷⁾尽管这幅插图比较粗糙,不少建筑物及其他细节被省略了,但其上方也与《塞凡行在图》一样,有一条卷轴状幅飘带。所不同的是,《塞凡行在图》上的飘带没有文字,而这幅插图中的飘带上则写着标题《行在》(Quinsai)。此外,这幅插图左上方的陆地有个高大的建筑物;城市左侧没有与陆地相连的桥梁,城市右侧却有一个桥梁连接陆地;配有大炮的堡垒位于出海口的右侧;城市中轴线西侧有个高大的圆形建筑,其下方则是一个方形高楼。所有这一切特征,都与《塞凡行在图》相同,而不同于瓦莱奇的《行在都市图》。因此,1611 年德文版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的《行在》插图(附图 3),应当是根据《塞凡行在图》绘制的,而与瓦莱奇《行在都市图》没有直接关系。

三、《丹尼尔行在图》

1590 年,一幅题为《亚洲新图》(Asiae nova descriptio)的亚洲地图在安特卫普出版。此地图左上方写有作者姓名“丹尼尔”(Daniel Cellarius Ferimontanus),他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地理学家兼医师,长期生活在荷兰的弗利辛恩(Vlissingen)。⁽¹⁸⁾《亚洲新图》是一幅大型地图,大小为 126×96 厘米,东起日本以东的太平洋,西至地中海之滨的希腊、非洲北部,北至北冰洋,南至新几内亚、马达加斯加一线,全景式地展示了整个亚洲大陆及周边海域。整幅地图只有一幅城市图画,位于地图的右上角,题为《亚洲东部的大都市行在》(Quinzay Metropolis Asiae Orientalis),本文将其简称为《丹尼尔行在图》(附图 4)。地图下方,有一个方框,用拉丁文写道:

“行在,世界上最大的城市,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介绍说:那里有一万两千座石桥;这些石桥很高,扬着风帆的大船都能通过。大汗(Magnus Cham)在这里设立了大量的关卡,每座桥上都有 10 个哨兵在昼夜守卫。为了防止发生任何反抗行为,哨兵们就在桥上露天就寝。这里的居民们很富裕,非常善于享乐。当然,最会享乐的是这里的女人们,她们用珍珠和宝石来梳妆打扮自己。行在城周长为 3 哩,城内有很多浴池,道路很宽,是用石头铺成的。行在城里到处是运河,这样,人们只要坐船就能在全城通行。——依据顾问塞凡。”



附图 3, 1611 年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德文版中的《行在》插图



附图 4,《丹尼尔行在图》

这段文字最后注明,其资料来源是“依据顾问塞凡(Console A. Thevetum)”。在《塞凡宇宙志》一书中,确实可以找到与这段注文相类似的文字。⁽¹⁹⁾不过,只要稍加比较,就可以发现,《丹尼尔行在图》并非依据《塞凡行在图》而摹绘的。因为这幅《丹尼尔行在图》的基本特征都与瓦莱奇《行在都市图》相同:画作上方没有装饰用的卷轴状飘带;两幅画作的标题几乎完全相同;城市左侧有座连接陆地的桥梁,而城市右侧桥梁则不与陆地相连;城市右上方,有个长方形院落,中间是停泊着小船的内港;城市中轴线东侧有个高大的圆形建筑,其下方是一个方形高楼;配有大炮的堡垒,位于出海口左侧。所有这些特征,都与《塞凡行在图》不同。因此,《丹尼尔行在图》是根据瓦莱奇的《行在都市图》而摹绘的。

《丹尼尔行在图》出现在 1590 年《亚洲新图》的右上角。在这幅地图的东亚部分,同样标出了“行在”(Quinzey),而且也将其画成是个四面环水的水上城市,向东有个出海口,浹浦(Campu)位于出海口南侧。这一切,都源自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相关记载。从 14 世纪开始,欧洲一些制图学家根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记载,把“行在”标绘在地图上,比较著名的有《1375 年加泰罗尼亚地图》(The Catalan Atlas of 1375),⁽²⁰⁾15 世纪中期的《利尔多世界地图》(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)等。⁽²¹⁾而在 1600 年之前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,以图画的形式描绘出行在城的,目前所知只有这幅《亚洲新图》。而且,在整幅《亚洲新图》上,行在是唯一出现的城市图画。丹尼尔在该图画下方的文字介绍中,还将行在誉为“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”。这一切都说明,在该地图作者丹尼尔的心目中,行在城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马可·波罗把中国南方称为“蛮子”,把中国北方称为“契丹”(Cathay),因为契丹人曾统治过这片土地。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,只提到“秦海”(Sea of Cin),而没有用“中国”(China)之类的名称来称呼中国大陆。1500 年前后,葡萄牙人来到了印度洋之后,“他们把马来人对中国的称呼 C̣hīnā,正确地译成为 China”。⁽²²⁾随后,欧洲人不断来到中国东南沿海,并且获知中国的正式名字是“大明国”(Taybinco)或“大明”(Tamen, Taybin 等)。⁽²³⁾那么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所说的“契丹”和“蛮子”位于什么地方呢 16 世纪的欧洲人只好凭着自己的想象,把“契丹”和“蛮子”的位置不断向北推移,这样,在 1590 年《亚洲新图》上,“行在”的位置就被标在北纬 40 至 45 度之间,相当于现代的渤海之滨。因此,丹尼尔《亚洲新图》既包含了马可·波罗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知识,又吸收了 16 世纪欧洲人刚获得的新知识,是新旧知识交融的产物。

四、《梅里安顺天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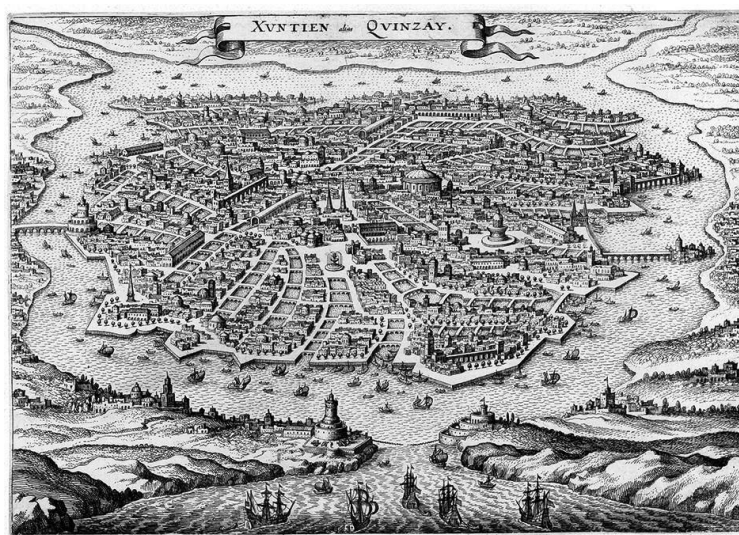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丹尼尔把行在城的位置推移到北纬 40 度以北,但他描绘的行在城,依然是杭州城。进入 17 世纪,随着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,他们对行在城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并且绘制出了内涵不同的《行在图》。就现有资料而言,其代表人物就是欧

洲著名铜版画家、制图学家和出版商梅里安(Matthäus Merian, 拉丁文为Matthaeus Merianus, 1593-1650年)。

梅里安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个名门望族,年轻时因精于铜版画而著名,1616年被德国奥本海姆的铜版画家、出版商约翰(Johann Theodor de Bry, 1561-1623)聘为助手。1617年,梅里安与约翰的长女结婚,共同经营约翰的出版社。约翰去世后,梅里安分到了600幅左右的铜版,主要是关于美洲部分的绘画作品。1626年,梅里安来到法兰克福,以这些铜版为基础,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。⁽²⁴⁾他本人也创作并出版了大量的铜版画,包括200多幅《圣经》插图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为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-1546年)翻译的《圣经》绘制过插图,这部《圣经》因此又被称为“梅里安《圣经》”(Merian Bible)。有学者这样评价说:“梅里安的每个毛孔都透着人道主义者的气息,非常热衷于为知识的进步做出贡献。”⁽²⁵⁾梅里安的儿子小梅里安(Matthäus Merian the Younger, 1621-1687年)也是一位出色的铜版画家,后来继承了其父亲的出版社。⁽²⁶⁾梅里安的女儿西碧拉(Maria Sibylla Merian, 1647-1717年),则是近代杰出的生物学家,在昆虫研究上有过重要贡献。⁽²⁷⁾

1613年,法国学者戴维提(Pierre d'Avity, 1573-1635年)在巴黎推出了《世界各国大全》(Les Etats, Empires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)。这本书原无插图,1638年被译成德文在法兰克福时,取名为《世界古今新探》(Neuwe Archontologia Cosmica),同时配上梅里安绘制的一批铜版画,⁽²⁸⁾其中一幅,题为“Xuntien alias Quinzay”。这里的Quinzay,即“行在”的另一种拼法,源自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Xuntien则是汉语“顺天”的音译,指的是现在的北京。所以,这幅插图的标题意为“顺天,又称行在”。

我们知道,北京在元代被称为“大都路”,明朝永乐元年(1403年)才设置顺天府,所以,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并无Xuntien之类的地名。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中国沿海后,不仅获知中国的正式名字是“大明”,而且还了解到,中国皇帝就生活在顺天府(Xutianfu,又拼作Sinthien等)的皇宫中。⁽²⁹⁾马可·波罗说过,“行在”是“天城”(Cité du Ciel)的意思,而“顺天”一名中也有“天”字,因此,在对历史及地理缺乏基本知识的背景下,16世纪末的一些欧洲学者就想当然地认为,马可·波罗所说的“天城”行在,就是明朝中国皇帝生活的“顺天”城,具体位置“大约是北纬46度”。⁽³⁰⁾戴维提接受了这种说法,他在《世界各国大全》中写道:“中国的首都叫顺天(Xuntien),又叫行在(Quinzay);在中国人的语言中,顺天是‘天城’(Cité du Ciel)的意思”。⁽³¹⁾这部著作的德文译本《世界古今新探》将这句话同样译成“顺天(Xuntien),又叫行在(Quinzay)”。⁽³²⁾因此,给《世界古今新探》绘制插图的梅里安,也就非常自然地将该插图命名为“顺天,又称行在”(Xuntien alias Quinzay)。为了方便起见,我们以下面将这幅插图简称为《梅里安顺天图》(附图5)。



附图5,《梅里安顺天图》



附图 6:《梅里安南京图》

《梅里安顺天图》为黑白图画,两页对开,位于第 680 至 681 页之间,现在有不少人将其中书中取出,单独出售。通观这幅插图,可以知道,它是以瓦莱奇的《行在都市图》为依据而绘制的,因为两者主要特征相同:城市左侧有座与陆地相连的桥梁;配有大炮的堡垒位于出海口左侧;城市中轴线右下方,有座方形高楼正对着出海口。当然,《梅里安顺天图》也并不是完全照抄《行在都市图》,而是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绘。由于画作的尺幅更大,所以,整个城市的布局显得更加整齐、宽畅。可能受《塞凡行在图》的影响,梅里安也在图画正上方绘出一条宽大的飘带(但两端并非呈卷轴状),并在上面写上标题“Xuntien alias Quinzay”。城市中心北侧的穹顶圆形标志性建筑,底部明显增高。出海口内外的帆船,数量明显增加。从观念上来说,《行在都市图》以及《塞凡行在图》描绘的是马可·波罗时代的行在(即现在的杭州),而《梅里安顺天图》所描绘的,其实是作者心目中的明代北京城。

五、《梅里安南京图》

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,科学和艺术都迅速兴盛,同时又相互渗透,在此背景下,出现了一种融地图与绘画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地图,即以鸟瞰图的形式展示一个城市的全景。前面介绍过的瓦莱奇 1572 年《世界名城图汇集》,就是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。另一部重要著作,则是德国地理学家布朗(Georg Braun, 1541-1622 年)编辑的《世界城市大观》(Civitates Orbis Terrarum),共 6 卷,从 1572 年开始一直出版到 1617 年。《世界城市大观》收录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铜版图 546 幅,这些铜版主要是由画家霍根伯格(Frans Hogenberg, 1535-1590 年)雕刻的。⁽³³⁾梅里安通过摹绘布朗的《世界城市大观》,再加上自己新绘的 100 多幅铜版画,从 1633 年开始出版《欧洲城市图》(Theatrum Europaeum),但只出了五卷就去世了。梅里安的后人继续这项事业,直至 1738 年,共出版了 21 卷。⁽³⁴⁾

16 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后期,是荷兰地图学的黄金时代,出现了由墨卡托(Mercator)家族、布劳(Blaeu)家族、洪第乌斯(Hondius)家族、杰颂(Janszoon)家族等一批地图制作及出版家族。1612 年,杰颂家族的约翰内斯(Johannes Janssonius, 1588-1664 年)与洪第乌斯家族的一个女子结婚,有力地强化了这两大地图家族的合作。1653 年,约翰内斯从霍根伯格儿子手中购得《世界城市大观》的 363 幅铜版,⁽³⁵⁾以此为基础,再加上新绘制的城市图,于 1657 年在阿姆斯特丹用拉丁文出版了自己的城市图集,共 8 卷。⁽³⁶⁾许多人将约翰内斯的城市图集称为《世界名城大观》(Theatrum Urbium Celebriorum),但实际上,每一卷的书名各不相同。其中前七卷都是关于欧洲城市的,第八卷的书名是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(Illustriorum Hispaniae urbium tabulae:cum appendice celebriorum alibi aut olim aut nunc parentium Hispanis, aut eorum civitatum commercii florentium),内容包括桑坦德(Santander)、布尔戈斯(Burgos)、毕尔巴鄂(Bilbao)、塞维利亚等西班牙城市,埃及亚历山大等

非洲城市,拜占庭等亚洲城市,还有墨西哥、库斯科等南美洲城市。

约翰内斯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共 59 幅城市图,其中 45 幅是布朗《世界城市大观》原有的,14 幅则是新增的。⁽³⁷⁾在这些新增的城市图中,有一幅就是梅里安绘制的“Xuntien alias Quinzay”,即《世界古今新探》中已经出现过的《梅里安顺天图》,而且也是两页对开,所不同的是,以彩色印刷。更加重要的是,约翰内斯所说的行在,与梅里安所说的行在,并非同一个城市。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在这幅图画前面的文字介绍中写道:“行在(Quintzai),又称‘顺天’(Zuntien),福建(Fuquinae Provinciae)人称其为‘南京’(Lanchinus),也有人称其为‘应天府’(Intienfu)”。⁽³⁸⁾也就是说,约翰内斯所说的行在,其实是明代的应天府(南京)。但可能由于约翰内斯搞不清楚“应天府”与“顺天府”之间的区别,或者是由于约翰内斯找不到关于应天府的绘画,所以,就将《梅里安顺天图》作为应天府的插图。由于这个原因,我们将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中的这幅画作称为《梅里安南京图》(附图 6)。

彩色《梅里安南京图》非常精美,常被人从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一书中取出,单独出售。周东华在文章中所介绍的那幅彩色行在图,实际上就是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中的《梅里安南京图》。周东华说,这幅绘画“作者是穆联(Mattheos Meriar),时间是 1640 年”。⁽³⁹⁾其实,此画上穆联的名字以及 1640 年这个时间,都是该画的出售者用铅笔标注上去的,而不是原图上就有的。约翰内斯在《西班牙及世界其他地区名城》上,用字母 S 来标注介绍行在的那一页文字,《梅里安南京图》就位于此页背面,没有编号。更加重要的是,这幅画作描绘的是作者想象中的明南京城,而不是马可·波罗笔下的杭州城。

16-17 世纪,几个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艺术家,根据马可·波罗的文字介绍,绘制出了表现中国城市的《行在图》。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,中国文化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质文化,所以,他们只能依照欧洲城市的式样来推想遥远的行在城。瓦莱奇所绘制的最早的《行在图》,虽然充满了对中国城市的误解,但所描绘的依然是马可·波罗笔下的杭州城。后来的艺术家持续放大这些误解,甚至用《行在图》来表示北京及南京。因此,内涵各异的《行在图》,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初期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基本特征:他们以欧洲文化为本位,不仅错误地理解中国文化,而且不断放大这种误解。近现代欧洲人的“中国观”,正是以这种误解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。今天要特别注意消除类似的误解。

注释:

1[宋]周淙:《乾道临安志》卷一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,第四册,中华书局,1990 年,第 3241 页。

2 何顺果:《全球化的历史考察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0 年,第 30-31 页;李伯重:《火枪与账簿: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 年,第 48-50 页。

3 周东华:《描述“人间天堂”:20 世纪前西方人对“杭州”的集体记忆》,《晋阳学刊》2018 年第 5 期,第 77-88 页。

4 Consuelo Wager Dutschke, Francesco Pipino and the Manuscripts of Marco Polo's Travels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Los Angeles, PHD Dissertation, 1993, pp. 263-275.

5 Caterina Bon, Il Segno che dipinge, Bologna: Pendragon, 2002, p. 37.

6 Francesco Valegio, Raccolta di le piu illustri et famose citta di tutto il mondo, Venezia: 无出版社, 1572, 第 192 幅插图。

7 Paul Pelliot, Notes on Marco polo, vol. 2, Paris: Imprimerie Nationale, 1963, p. 812.

8[意]马可·波罗：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冯承钧译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30-331页。

9 Roger Schlesinger, Arthur P. Stabler, André Thevet's North America: A Sixteenth-Century View, Kingston and Montreal: McGill-Queen's University Press, 1986, pp. xiv-xxiv.

10 O. A. W. Dilke, Greek and Roman Maps, Ithaca, New York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85, p. 161.

11 D. Woodward,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, vol. 3, pt. 1,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7, pp. 65-70.

12 André Thevet, 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d' André Thevet Cosmographe dv Roy. Illvstree de diverses figvres des choses plvs remarquables veves par l' auteur, & incogneues de noz anciens & modernes, Paris: Pierre l' Huilier, 1575, pp. 454-455.

13 André Thevet, Les vrais pourtraits et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grecz, latins et payens, Paris: la Vesve Kervert et Guillaume Chaudière, 1584, p. biiij verso.

14 Frank Lestringant, André Thevet, Cosmographe des derniers Valois, Genève: Librairie Droz S. A, 1991, pp. 231-258.

15 龚缨晏、胡刚：《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“印第安人”诉讼案》，《世界历史》2017年第5期。

16 André Thevet, 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d' André Thevet Cosmographe dv Roy. Illvstree de diverses figvres des choses plvs remarquables veves par l' auteur, & incogneues de noz anciens & modernes, pp. 454-455.

17 Marco Polo, et al, Chorographia Tartariae, oder Warhafftige Beschreibung der uberaus wunderbahrlichen Reise welche der durch Hieronymum Megiserum, Leipzig: Grosse, 1611, pp. 256-257.

18 Marcel Peter René van den Broecke, Ortelius'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(1570-1641), Utrecht : Koninklijk Nederlands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, 2009, p. 224.

19 André Thevet, 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d' André Thevet Cosmographe dv Roy, pp. 454-455.

20 Evelyn Edson, The World Map, 1300-1492: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, Baltimore: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2007, p. 103.

21 John Kirtland Wright, The Leardo Map of the World, 1452 or 1453, New York: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, 1928, p. 38.

22 Paul Pelliot, Notes on Marco Polo, Paris: Imprimerie Nationale, 1959, vol. 1, pp. 264, 278.

23[西]门多萨，《中华大帝国史》，何高济译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9页。

24 Michiel van Groesen, "America Abridged: Matthaeus Merian, Johann Ludwig Gottfried, and the Apotheosis of the

De Bry Collection of Voyages” ,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, Vol. 41, No. 1, 2011, pp. 67–92.

25[法] 塞琳·德拉弗:《幻影艺术博物馆》,叶蔚林译,金城出版社,2015年,第102页。

26 Susanne Meurer, “Prince Rupert and Matthäus Merian the Younger”, *Print Quarterly*, Vol. 29, No. 2, 2012, p. 173–177.

27 F. F. J. M. Pieters, “Maria Sibylla Merian, naturalist and artist (1647–1717): a commemor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50th anniversary of her birth”, *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*, Vol. 26, No. 1, 1990, pp. 1–18.

28 Allan H. Gilbert, “Pierre Davity: His ‘Geography’ and Its Use by Milton”, *the Geographical Review*, Vol. 7, No. 5 May 1919, pp. 322–338.

29 Galeote Pereira, *Algûas cousas sabidas da China, introdução, modernização do texto e notas de Rui Manuel Loureiro*, Lisboa: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, 1992, pp. 14–16.

30 Girolamo Bordone, et al, *La Seconda Parte del Thesoro Politico nella quale si contengono Tratatti, Discorsi, Relationi, Ragguagli, Instruttioni, di molta importanza per li maneggi, interessi, pretensioni, dipendenze, e disegni de Principi*, Milano: Appresso Girolamo Bordone e Piertomartire Locarni compagni, 1601, pp. 232.

31 Pierre d’ Avity, *Les Etats, Empires,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*, Geneve: Pierre Albert, 1634, p. 1548.

32 Pierre d’ Avity, et al, *Neuwe Archontologia Cosmica*, Franckfurt: Merian, 1638, p. 679.

33 Peter van der Krogt, “Mapping the towns of Europe: The European towns in Braun & Hogenberg’ s Town Atlas, 1572–1617”, *Belgeo*, No. 3–4, 2008, pp. 1–37.

34 G. S. Williams, et al, *Rethinking Europe: War and Peace in the Early Modern German Lands*, Leiden, Boston: Brill, 2019, pp. 83–84.

35 Antonio Gámiz Gordo, *Five Engravings of Vejer (16th–18th centuries): Critical Study*, Cádiz: Vejer de la Frontera, 2006, p. 17.

36 John R. Short, *Making Space: Revisioning the World, 1475–1600*, Syracuse, New York: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, 2004, p. 105.

37 David Woodward, *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*, vol. 3, Chicago and London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7, pt. 2, p. 1338.

38 Johannes Janssonius, *Illustriorum Hispaniae urbium tabulae: cum appendice celebriorum alibi aut olim aut nunc parentium Hispanis, aut eorum civitatum commerciis florentium*, Amsterdam: Ex Officina Joannis Janssonii, 1657, p. s. (说明: 这本书页码是用字母来表示的)。

39 周东华:《描述“人间天堂”:20 世纪前西方人对“杭州”的集体记忆》,第 77 页。